

車水馬龍

視域之內是慵懶橫攤在水面的吉伊卡哇跟小八，以及他們密密麻麻的遊客。內圈是海面幽幽地閃著粼粼波光，外圈包裹著不斷湧動的人潮。原來冬天也可以那麼悶熱，有點後悔穿了發熱衣出門。

不曾停止的人流之中，我嘗試穩住腳步往內圈望去。所幸人類還沒允許長到三百公尺以上的基因科技，就算蟻群一般忙鑽裡鑽外的人群之中，還是可以抬個頭便能親眼見到巨大的本尊，所以趕緊拿起手機拍下雖然早已有各種視角、版本的小八。只不過擁有一個自己的版本，多少值回票價，應該吧。

待到遠方的夕陽將蔚藍水面浸染成紅，便知道該動身準備回家了。從人潮之中逆流後脫離，像一顆水珠從溪水中彈開。原本周遭的緊繃突然鬆動讓我不自覺倒吸了一口氣。不過自水泥半島上往愛河的橋面看去，原來馬路上又是一條動彈不得的車流，這才發現這並非擁擠的終點。一眼望去，是各式的車子代替柏油平鋪在路面，從上游一路沖積至平地，幾乎無法見到一塊原始的路面。黃昏後的天色微暗，輕輕一眯眼就是車燈運動的軌跡所連起的小河潺潺流動。

「車水馬龍」，用來形容這畫面正好，也不枉費了我嘗試連結了那麼多水的意象。不過，原來古時的眼睛便能觀到如此車輛密集的壯觀遊行嗎？

車水馬龍的首次出現是在東漢的《東觀漢記》，其中一篇講述東漢大將馬援之女馬皇后的故事之中。

當時時值漢章帝即位，對於爸爸冊封的皇后，同時是現在的皇太后自然要表示一下誠意，所以便想著要分封些官職於馬皇后的兄弟。但馬皇后並不贊成，她非常真實的表示：「我的兄弟對國家並無功勞，沒必有要封侯。」

可是身邊的臣子仍不斷上諫於馬皇后，慫恿她答應冊封一事。忍無可忍的馬皇后便頒布詔書：「我在宮中吃少用少，回了娘家卻見門外『車如流水，馬如游龍』。雖然我並沒有把憤怒表現在臉上，但從此，我再無心情補助娘家，希望他們能早日改掉這喧鬧毛病。」

其中「車如流水，馬如游龍」便是「車水馬龍」的濫觴。馬皇后的直抒胸臆，才造就了如此達景達意的詞。而這個詞，被遠在宋朝檻中的李煜輕輕接住了。

在降宋之後，生活從宮中的「花鳥風月」用力一轉，走進了陰暗無色的監牢之中。經歷了朝代被推翻的哀愁，李煜不再有少年羞澀卻美好的「花明月暗籠輕霧，今宵好向郎邊去（《菩薩蠻》）」，而成了沉穩但蒼老虛無的「一旦歸為臣虜，沈腰潘鬢消磨（《破陣子》）」伴著他的後半生。

在獄中，李煜將他人囚後的夢與夢醒後的破敗入詞，將那份冷去而不會再灼熱的情感凝聚成了《望江南·多少恨》：「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。還似舊時游上苑，車如流水馬如龍。花月正春風。」

「車如流水馬如龍」，便是在李煜夢中永遠繁榮的都市鬧景。年少時逛街市有多快樂，現在在獄中就有多惆悵、多悔恨。李煜在不少闕詞中表現出他哀愁悔恨的狀態，而這闕詞卻往反面著重力道，描寫「舊時游上苑」的歡鬧娛樂。或許李煜也是哭到淚乾盡了，無力再去訴說自己有多後悔，才藉書寫重新去「夢見」一遍早已逝去的美好光景，留自己一人在獄中唏噓。

回到車水馬龍本身，古代除了文字描寫如此盛況，亦有畫家真實地描繪都市中來來往往的人與車，最有名的大概莫屬北宋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。清明上河圖原畫很長，但我特別想到的是其中一塊。畫有一座大橋，上面來往的行人與車馬共擠一道。雖然被定格成一幀畫面，但不免想像他們生活起來，流成瀑布的盛景。而在近千年後的今日，雖然科技一日千里，已不見行人與馬車共在一道，但同樣的是車子流動下來，長瀉的壯觀。

離開前金最熱鬧的部分，像是來到水量甚少的平原地帶。不再人群之中，體感也變冷了，現在是慶幸自己至少穿了件發熱衣。原來離開那令人燥熱不堪的人群真的那麼冷嗎？想到離開原本身體已經習慣的熱鬧，或許李煜也是離開了原本習慣到有點厭煩的安逸，心才那麼冰冷吧。看著遠方的橋，原來那川流不息的光景也是一種「千里共嬋娟」嗎？